

□散 文

天空的镜子

章铜胜

天空的镜子，是半亩方塘。这是我读朱熹的《读书偶得》时想到的。他在诗中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诗中的鉴，就是镜子。半亩方塘，是一面打开的镜子。在一如如镜的池塘里，映照出小小的一方天空，天光云影在池塘里自由来去，没有人会约束它们，也没有人去管它们，甚至也很少有人留意过它们。

对一方池塘里的天光云影，我是看惯了，也是极熟悉的。小时候，我大概七、八岁的年纪时，患了百日咳，总不见好。母亲听说说吞食生的鸡胆可以治顽固的百日咳，母亲听信了偏方，于是就让我拿一个小板凳坐在村口的池塘边，等村里人杀鸡时讨一枚生的鸡胆，回来拌半勺白糖吞服。有糖，我便不在意鸡胆的苦了，心甘情愿地在池塘边等着。等得无聊时，就看一塘的天光云影，也看鸭子们在一塘的天光云影里游来游去，总觉得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正是夏末初秋的季节，池塘边总有人在洗衣、洗菜，那一塘的天光云影也总是散散碎碎的。有时候，清晨池塘边忙碌的人们散去了，我仍一个人坐在池塘边，看着那一塘的天光云影发呆。池塘里，蓝天随着水波轻漾，白云来去。无聊时，我也会在池塘边随手捡一片碎瓦片，在水面打水漂，看着瓦片在水面上连续跳跃几下，然后落入塘中，看着瓦片激起一圈一圈的涟漪在塘面荡漾开来。然后等着塘面恢复平静，等着一塘的天光云影重又回来。现在看来这样无趣的事情，彼时，一个人却能玩得那样开心。

天空的镜子，于我，是一方小小的池塘，而在杜甫的心中，却是一个偌大的洞庭湖，那是一面大镜子，穿越了时空、地域与国家，映照的是天空，也是诗人的壮烈情怀。杜甫在《登岳阳楼》一诗中说：“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上岳阳楼，得以一望洞庭水的杜甫是开心的，从昔闻

到今上，总有心中愿望得以实现的那份喜悦。眼前浩瀚的洞庭湖水，仿佛要把吴楚两地撕裂一般，而洞庭的空阔，似乎要把日月星辰都纳入其中，任其沉浮的，杜甫心胸开阔，眼中的洞庭湖也是有大气象的，正如蔡绦在《西清讲话》中说的一样，“不知少陵胸中吞几云梦也。”大情怀，当有此大气象。

大地忠诚地面对着天空，亘古不变。大地，大概也是天空的一面镜子。天空所包容的，正是大地所能承载的。我相信地上的每一个生灵，都是天上坠落凡间的星辰，它们是一粒种子，在大地上春萌、夏长、秋收、冬藏。它们完成了生命的过程，也成就了生命的历程，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而又神秘。就像我们仰望星空时，总觉得它是那样的深邃神秘。

夏天的时候，傍晚观云，夜晚看星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我常看见他们发的图片和文字，它们和晚霞、星空有关。我也常到长江边去看晚霞，也会在班车上

看窗外变幻万千的云彩。在散步晚归的时候，会立在湖边看一会儿星星。有时，夜里读书累了，会一个人走到阳台上，站着看一会儿满天的星星。此时夜深人静，灯火稀疏，夜空深沉，而星星也渐渐地亮了起来，在人夜时难得见到的星星，也现了踪影，在我的头顶闪烁着。我静静地看着它们，不知道星星们是否也看见了我。此时，我的眼睛，也是一面映照天空的镜子吧。我看见了夜空的深邃和星星的闪烁，也许，也会有许多和我一样的人，他们站在阳台，或是门前，站在旷野的某一处，或是停在路途之中，此刻，他们抬起头来，看了看头顶的那一方天空，他们在天空中寻找心中的某一个方向吗，那个方向指向故乡，还是将要到达的远方吗。

我们的眼睛里，有一面天空的镜子，天空也是我们心中的一面镜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那面镜子中看见自己，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一个更好的自己。

□诗 歌

风从天上来(外一首)

杨 伟

风从高处来
风从天上来
风奔走在万物之间
风即是万物
风收集舞蹈和音乐
风是无数冲动汇成的河
风无处不在，转瞬即逝
风——存在于吻

凉爽，来自于流动
万物的臂膀连成一体
一触即晃，一碰即响
风这个潇洒的女子啊
风这个单纯的女子啊
单纯到透明的女子呀
人间有漩涡，你如此轻盈
宽大的袖子拂过山川
锦绣美景波浪起伏

□诗 歌

疾行者(外二首)

徐满元

一阵风似的从我面前吹过
差点把我刮成一枚落叶

似乎在与时间竞速
足音才比秒针的“嘀嗒”声
更稠密，更急促

道路在他脚下
成了夹在指间的香烟
他的背影便是
香烟燃出的一缕烟
香烟越烧越短

此时的他
仿佛一条鱼
被目的地的香饵诱惑
饿虎扑食般急不可耐

请灯说句亮堂话

正值夏秋交接之际
两个季节都阴沉着脸
太阳也像天空
不愿说出的逆耳忠言
连雨滴也被乌云视作
不便透露的言外之意而遮掩

只有那压抑般低沉的云块
锯条般被风来回拉扯
把我的忍耐锯成一地齑粉
直至白昼与黑夜混为一谈
睁眼与闭眼

□诗 歌

一院鸟鸣

耿庆鲁

人生匆匆过
忙忙碌碌地生活
总想寻一幽处
放松疲惫的心灵

老家的小院
在故乡的山村
四季轮回中
总能听到悦耳的鸟鸣

春暖花开
最能触动歌唱的心情
各种鸟雀争鸣
盛满院子的角角落落

夏花灿烂
一树槐花弥漫了满院的香甜

涟漪是水的花朵

涟漪是水的使者
风一吹，鱼一动
她就将消息四处播撒
但不是聒噪着
涟漪，她是宁静的
她的心事
也只说给温柔的事物

比如夕阳，比如柳树
比如窃窃私语的情侣
再比如顽童手里的石子
秘密敲响水底的钟
甚至淤泥里的藕
也探出绿绿荷叶的耳朵
涟漪，涟漪是水的花朵

熟 果

一树的熟果
是树从春憨到秋
一肚子未曾说出的情话
一旦开口
甜言蜜语横流
连自说自听的树
都醉得摇摇晃晃
似乎一时难以站稳脚跟

那仿佛是枝丫的纤手
打着一盏盏红灯笼
好照亮赶夜路的
丰收的归途

猛一抬头
发现满天耀眼的星斗
那肯定是天空的树冠上
也悬挂着累累熟果

□诗 歌

□散 文

穿过深夜

赵 潇

一个出差的夜晚，我仰躺在小城酒店的床上，听着窗外淡淡的夜风，还有车辆驶过的声音由远及近。车灯的光漫过窗帘的缝隙，把夜的影子长长地投在了天花板上，翻动着我的心绪。

汽车引擎的尽头是何方？月光清冷地伴着草木，映进了我半梦半醒之间。

大多时候，我是认床的。奔波在绿皮火车上的失眠，也是常有的事情。我清醒地闭着双眼，细数着火车驶过轨道、有节奏地哐当作响。陆续有人翻身下床，准备下车，也有人拉着行李箱进来。尽管大家都井然有序地进出，那窸窣的声音还是牵动了我的睡眠神经。每睁开眼时，发现车厢里都是新的面孔。列车员拖着睡眠朦胧的身影经过走廊，按时提醒着到站的乘客起床下车。

一个年轻女人带着小小的女儿进入车厢。小女孩好奇地仰望着，她的妈妈将要带着她攀爬的上铺，如高山一般等着她们的到来。

曾经，年轻的姨妈也带着不会说话的表妹乘上了远行的列车。在姨妈爬上上铺的瞬间，好动的表妹跑出了车厢。待姨妈回头时，表妹已不见了踪影。虽然最后找到了毫发无损的表妹，但从此，家里的孩子们再也没有离开过大人的视线。所有突然的缺失，终究是会因遗憾而恐惧的。

我们尽量避免所有会带来遗憾的可能。于是，清醒的我爬上了上铺，腾出了下铺的床位。女人执意想补偿换床的差价，我摆手笑了笑。对我而言，只是换了个床继续失眠。我依旧闭着双眼清醒地躺着，在火车轻轻地摇晃里，聆听着过客与归人的疲惫。年轻女人和小女孩低声的呢喃，轻轻地从下铺飘来，散发着几分快乐，迷醉了我的梦。

再次半梦半醒时，那些记忆里的故事，早已趁着夜色积蓄到了清晨的树枝。看着枝头的白雪微微地走神，耳边空气的流动仿佛若有若无的呢喃，猜想安静的雪曾与这岁月，这世界有过怎样热烈的对话。而雪霁后悄悄的光，又用怎样轻盈的脚步踏雪而来，漾起洁白的足音。

脑子里忽然亮了一下，思念朝着故乡的方向刺出了几根白发，慌乱而没有章法。我搭乘着开往故乡的列车，穿过了深夜。

朦胧间，一声声呼唤灌满了我的耳朵。儿时的夜里，我就这样沉浸在姐姐的鼾嗓里，昏昏欲睡。但那乡音里的亲切，却多年未曾让我入眠。

列车穿过了深夜，到达时，天色刚刚变淡。我拖着归来的行李，迈向喜悦的出站口。瘦小的姐姐挥舞着手臂，一遍一遍呼喊着我的小名。亲切的声音带着岁月的沉淀，冲破了黎明的朦胧，拨开了攒动的人群，精准地拥抱着我，让她等待我的身影越来越清晰。我脱下了承载多时的疲惫。久别的重逢，让激动的心情在那一刻，反而不知如何抒发。

沿着车窗外的红灯笼，走过散落着红色炮竹屑的道路，我终于到了久违的家。开门，扑面而来更多亲人的面孔，唯独不会再看见我的姥姥。她没有穿过那个思念的深夜。



阳光桑田

许允之 摄



戈壁风神

岳葆春 摄

□小小说

这一辈子

熊 燕

他 72 岁，她 71 岁，年轻时忙着孝顺父母，抚养儿女，拼着一把力，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使，做什么都有商有量，将家从农村搬到小镇，又从小镇搬到市区，半辈子忙忙碌碌，没红过脸。

后来，孩子大了，结婚了，去了其他城市，家里只剩下老两口，你看我，我看你，聊着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抢着和视频里的儿女说话。

她很宅，不喜欢串门，不喜欢打牌，也不跳广场舞，每天在家中写写画画，做做美食，养养花，跳跳健身操。

他生物钟很有规律，清晨不到六点就起床，起床也不知道做什么？东摸摸，西看看，将家中旧物整理出来，觉得用不上的就扔掉。然后，待她想起那些承载着她美好回忆的旧物，便怎么找也找不到了，气得泪眼汪汪。

他怕她的眼泪，却又不知如何哄，抬脚就往外跑，一躲就是一整天。躲着躲着，他躲回了老家。老家的旧友很热情，陪他聊天，喝酒，打牌，钓鱼，他渐渐喜欢上了回老家。将老家的房子收拾出来，一有空就往老家跑。

她偶尔也跟着回老家，但是，城市的家里有一百多盆花要精心打理，她每次都是匆匆去，匆匆回。

她独处的日子越来越多，她开始学着玩微信，玩抖音，也交了一些网友，和网友一起做短视频，他看着她乐在其中，心里安宁，认为没有他陪在身边，她也过得很精彩。

□小小说

那天，冯书记万万没想到，狗娃要一张奖状，起因是村上举行了十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敬老孝老、好村民表彰会。狗娃问为什么没给他颁奖？

“你一天什么也不干，就知道下棋，还要奖状？”

“怎么不能要，我可为村上立了大功劳。”狗娃越说越来劲。

“那次，上级检查村文化建设，我和一群老年人下棋，是不是给村上添了彩？”冯书记一想，有这事。

“那次，幸福院检查，我在幸福院和大宝二宝下棋，咱幸福院是不是获得镇上表扬。”冯书记一想，有这事。

“好，我回去与村委们商量一下，看能不能给你补发个奖状。”

冯书记回到村上后，见大宝二宝按约定时间都到了村委办公室。

大宝叫陈一，是个孝子，腿有点残疾，一生未娶，娘去世后一个人生活，村上多次动员大宝搬到幸福院生活，可大宝就是离不开他那三间土坯房，说是那里风景好，他要守在娘身边。

二宝叫虎子，患小儿麻痹后遗症，父母去世后一个人生活，住在幸福院，生活本来好好

□小小说

的，有一次与灶夫因吃饭闹了矛盾，杠上了，自己做饭，还这里那里乱打电话。

那天，冯书记本想做做大宝的思想工作，让他搬回幸福院居住，土坯房居住不安全，再做做二宝工作，不要自己做饭了，他手脚不利索也不安全。碰见狗娃要奖状后却改变了主意，而是向大宝二宝问狗娃家最近有什么大事，这大宝二宝几乎天天和狗娃黏在一起。

冯书记一问，才知道狗娃准备给儿子订婚。那次，冯书记还问了大宝二宝棋艺长进如何。大宝二宝也觉得冯书记约他俩来并不是问狗娃家事，两人都带着心思回去了。

冯书记想了想，觉得应去狗娃家看看。第二天，冯书记放下手中的事去了趟狗娃家。一进门狗娃就问：“商量得怎么样了？我可等着这张奖状。”

在院子，狗娃与冯书记攀谈了起来。

狗娃小时候学习相当好，一学期一个奖

奖 状

李栓伍

状，奖状贴满了窑洞墙，父亲见人就夸。只可惜狗娃上到六年级时，就迷上了下棋，本是好事，却因一学期学费未按时交上，狗娃死活不去学校了，父亲脾气坏，说那就回家打牛后半截，当农民算了。当农民就当农民，狗娃真的不念书了。

狗娃为他二十多年前犯下的错误懊恼不已，想着能让儿子把书念下，可又犯了糊涂。那年，儿子因一分之差上了职业学校，孩子在学校学得好好的，狗娃又听说上职业学校没出息，上与不上最后都是外出打工，又让孩子退学了，理由是没钱供养。乡亲们说，真是荒唐，你能下棋摆摊不干活，却不让娃儿上学，等狗娃明理时已晚了。

儿子很争气，一边打工，一边函授，竟然拿上了大专文凭。

狗娃给人炫耀儿子也是大学生，可过了一阵子后，儿子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狗娃又

骂儿子是个无用的东西。

过了两年，附近酒厂招工，儿子的文凭起了大作用。“没想到，那个本本还有那么大的作用。既没找人，又没花钱，儿子在家门口找到了好工作。”狗娃见人又夸，还将儿子的毕业证摆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

冯书记问狗娃给儿子订亲一事。这一问，让狗娃既兴奋又担心，便侃侃而谈起来。狗娃听说女孩父母都是文化人，怕人家说他是大老粗。狗娃还说，他下棋在附近村子是高手，四邻八乡人都知道，要是有个奖状是不是说明他也是文化人，在村上很有声望？

冯书记听后笑着说：“给你一张奖状没问题，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我能做到的，什么事都可以。”狗娃很坚定，像志在必得。

冯书记说：“小事，动员大宝搬回幸福院居住，劝说二宝不要自己做饭，回幸福院灶上吃饭。”

狗娃一听，得意地说：“我当多大的事，包在我身上，别忘了，大宝二宝可是我的铁杆兄弟和粉丝。”

一周后的一天中午，幸福院响起了鞭炮声，热闹超过了以往。